

“中产”蕴含着一种精神

□陈中华

留美中产家庭的孩子给自己定的人生目标普遍高于父母现状,且又深知父母的艰辛,这就使他们学习和工作起来无形自我施压较大。

网上一则新消息说:“据一机构报告,80%的中国富豪计划将子女送国外留学。”这信息再次助长了这么多年来沸沸扬扬的一种说法:去国外留学的,多是官二代、富二代。这一次,我滞留丹佛两个月,接触了许多中国留学生,还真没听说哪位同学家长在国内是大官或大款,基本全是中产家庭子女,与一美国媒体“中国中产家庭子女成留美学生主力”的说法相同。

2012年5月,儿子在丹佛的一位女同学霍晨给我寄来她撰写的随笔《我们不是官二代或富二代》。开头写道: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有些舆论总把在外的留学生与“官二代”和“富二代”搅在一起,引起我们留美同学间的激烈争论,我总觉得有点冤。

文章说,其实在国外的中国“富二代”、“官二代”不少,但真正在奋斗、吃苦的普通留学生更是多数。

文中的“普通留学生”,显然指我等层次不一的中产家庭子女。

文章读得我流了泪,我推荐给《齐鲁晚报》刊出。

之所以读得我流泪,是文章令我忆起这几年我们供孩子留学的艰辛。2009年,孩子在国内上大三时完成考试,申请美国大学的研究生留学录取,须出示交得起学费的家庭存款证明。或许旁人难以相信,凭我这资深高级知识分子身份,多种原因竟然使当时家中极少余款。为此,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启齿请一位好友帮助从银行借钱,不想被婉拒,对我心理伤害极大,以致此后好几年记他的“仇”。再以后,我也理解了,当时我恰患大



病,外人担忧日后万一我还款难而婉拒很正常。

孩子录取后又生一事,他在读的大学选派他去欧洲一大学做大四学业交流,考虑到要去美国读研,我反对孩子去“交流”,内心顾虑的自然又是花钱,认为要集中有限财力干大事:赴美读研。而孩子观点与我相悖,强调“交流”对他日后的学习和事业成长都关系重大。为此,我们爷俩发生了激烈冲突,最终,以我的屈从而结束。

有这些感触,我自然被霍晨文章中说的他们这批真正在奋斗、吃苦的中产家庭孩子深深打动。

不了解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多是“有钱”,这多源于中国人在美购物做派和移民、留美学生数量的剧增。而儿子的同学们相互知根知底:父母们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小企业主,政府或事业单位或国企中低层干部、教师、中层军官,父母基本上仍在一线工作,并尽可能省吃俭用供孩子上学。基本都是些中产家庭。

鉴于这种家庭出身,他们的子女也具有普遍共性——

一,生活俭朴。赴美之初我们居住在孩子租房的一套公寓,位于丹佛大学门首对面,三层地上地下公寓的二十多

套这种住房全由中国学生单租或合租。使用家具、炊具、生活用品等基本都是二手、多手货。这曾引发我的灵感,对儿子说,我注意到学生毕业都在6月,立即回国的就将家具、炊具扔掉或低价卖给旧货店了,而新生报到又都在8月,一来就忙着跑旧货市场买这些东西,你们不如办个同学网,专门收购毕业回国学生的旧货,两个月后再卖给新同学……儿子说,哦,这办法不错,有点商业头脑。

一郭姓广州女孩毕业后留丹佛工作,与我们是邻居。她的食物橱中至少放着几十种、上百盒烹饪调料,中国各地方的调料基本齐全。这全是毕业回国的同学留给她的,许多还都开了封,舍不得扔。

在丹佛,也没听说哪个同学买了豪车的。

二,学习和工作勤奋。美国大学公开鼓励学业优等生,如丹佛大学,学生毕业典礼分为两拨,总成绩排名前5%的排在第一拨,个个佩挂专门的绶带,2012年丹佛大学商学院优等生毕业典礼的照片中,中国面孔比例占明显多数。

留美中产家庭的孩子给自己定的人生目标普遍高于父母现状,且又深知父母的艰辛,这就使他们学习和工作起

来无形自我施压较大,这也成了进步的动力。无忧无虑的美国人难以理解这一点,但美国公司聘人时倒很青睐中国学生。一程姓小伙一毕业就被美国一大跨国公司聘用,秘诀是:除各门功课成绩优异外,见习期的认真也得到了回报。他是2011年秋开始读研二时寻公司实习的,当时美国经济尚未复苏,学生找实习岗位很难,他们同专业几十个人只有他和另一同学找到了实习岗位。实习期依规定不发工资,他始终像正式员工一样,按时上下班,认真完成上司交付的任务,几个月后,老板突然对他说:公司将给你发一份工资……

在丹佛,获得工作签证的中国留学毕业生基本全在美国公司工作,深受美国雇主喜欢。

国人不信“家可三代富”,却都认同书香门第的那个“书香”可多代相传。我以为,绝大多数“中产”也可多代相传,之所以能多代相传,皆得益于这种对理想和知识不渝的追求及聪慧、勤奋、执著等祖传素质,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中产精神。相信无论中国如何变化,儿孙们都能将这种精神传下去。

(本文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记者、国家一级作家)



碎碎念

鸡汤与鸡屎

□陈鲁民

鸡汤性温,营养丰富,可以补虚、养心。正因为如此,人们把那些含有智慧、热量、催人进取的话语誉为“心灵鸡汤”。

一开始,“心灵鸡汤”类书籍还挺受欢迎,因为可以激发热情,鼓舞斗志,促人进取。但看多了,人们渐渐发现,“心灵鸡汤”里许多貌似高明的道理,在实践中其实很难行得通,一些引为例证的成功楷模,也离自己很遥远。

比如那些出现频率最高的鸡汤名言:“只要有信心,人永远不会挫败”,这是讲信心;“因害怕失败而不敢放手一搏,永远不会成功”,这是讲勇敢;“勤奋是一切事业的基础”,这是讲勤奋;“抓住了时间就抓住了成功”,这是讲惜时;“世上从不缺少机会,只是缺少发现机会的眼睛”,这是讲善于抓机遇。这些鸡汤名言都很励志、很正确、很阳光,但人们发现,有信心、敢拼搏、能敬业、善惜时的人数不胜数,可真正的成功者却极其有限。于是,“心灵鸡汤”的刺激性越来越小,励志作用日渐衰落,开始被人反感、冷落,数不胜数的“鸡汤”类书籍已被读者认定是“垃圾书”。

一旦“鸡汤”喝到令人反胃,没感觉了,甚至一闻到就想吐,再也达不到正面效果,那就需要进行更强的刺激,比如曾经风靡一时的“打鸡血”。形容一个人突然亢奋,容光焕发、精神抖擞、手舞足蹈,就会说他“像打了鸡血一样”。

从所谓励志的角度来说,“鸡血”就是“鸡汤”的比较低、加强版,刺激性更大,效果更强,但也存在一定风险,弄不好就会失之偏颇,感染致病。比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宁要人嫉妒,不让人可怜”,“成功就是一切,手段可忽略不计”,“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功夫”等励志言语,其特点就是要有不顾一切的狠劲,有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倔劲,不惜走偏门,寻求强刺激,而不管代价多大,成本多高,是否有后遗症。

再进一步说,励志类话语如果少了分寸,没了底线,失了操守,“鸡汤”会变馊,“鸡血”会变质,那可能就成了“鸡屎”,甚至连鸡屎都不如的秽物,即列宁说过的那句名言:“只要再多走一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如一些另类的励志名言:“富贵险中求”,“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宁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不能流芳百世,宁可遗臭万年”,“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等,价值取向混乱,实用主义横行,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散发着强烈的“鸡屎”味,若不辨香臭吃下去,轻者肚子疼,重者说不定会要了卿卿性命。

那些贪图“横财”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奸商,那些企图险中求富贵的走私、贩毒罪犯,那些以升官发财为目标的贪官污吏,那些荒淫无度的“风流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鸡屎”的殉葬品,他们视“鸡屎”为美味,把“鸡屎”奉为圭臬,浑身上下都弥漫着刺鼻的“鸡屎”味。

人生在世,要想不甘平庸,做出一番事业,一定要吸收养分,但也不能太滥太多,更要适可而止。“心灵鸡汤”能养人,也能误人,说其全没用,不是事实,说其有大用,也不合实际。至于“心灵鸡血”还是慎打为好,以免精神紊乱,“心灵鸡屎”更万勿食用,以免“鸡屎”糊心,误入歧途。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名家言

远水能解近渴吗

有套房子。

我的这位朋友慨叹地问我:你说说如今还有没有爱情了?难道爱情抵不上一套房子?

我想了想,对他说,你不是喜欢音乐吗?我给你讲两个音乐家的故事,你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这两个音乐家,一个是李斯特。他爱上了卡洛琳,是沙皇时期声名显赫的德裔公爵维特根斯坦的夫人。这位夫人比李斯特小8岁。1847年,李斯特36岁,到俄罗斯举办他的独奏音乐会,照例赢得掌声和女人的青睐,照例举办义演来捐助当地的慈善事业。在这次俄罗斯的义演中,居然有人花了相当于贵宾席票价一百倍的一千卢布买了一张票。这消息让李斯特有些吃惊。这个人就是卡洛琳夫人。他们就这样认识了,李斯特对她一见钟情。

为什么?就因为花了大价钱买了一张义演的门票?显然不会这样简单。而这位家中光奴隶就有三万的贵妇人,为什么宁可被沙皇开除国籍,剥夺一切财产,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至死也要嫁给李斯特?李斯特和卡洛琳的爱情历经周折,李斯特一直耗到50岁生日时,本来已经被教皇允许和卡洛琳结婚了,却由于宗教和沙皇

的原因还是没有结成婚。漫长等待中的煎熬,一直熬到了李斯特的晚年,1886年,李斯特75岁,他们还是没能结成婚。这样的煎熬,让李斯特皈依了宗教,将这一分蚀骨的痛苦在宗教中抚平、碾碎,却依然没有放弃卡洛琳。

另一个音乐家是勃拉姆斯。他和钢琴家克拉拉的恋情,与李斯特和卡洛琳是那样相似,都是一生生死相恋却没有能够结婚,而且时间都是那样漫长。勃拉姆斯和克拉拉生死恋长达43年;李斯特和卡洛琳活活煎熬了39年。想想一个人能有几个43年或39年?有多少人能够熬得住这样漫长的时间?不要说43年和39年,就是十年又如何?就是一年又如何?

我的这位朋友听后发呆,觉得是天方夜谭。

最后,我对他说了这两位音乐家的结局:克拉拉死后不到一年,勃拉姆斯也随之命赴黄泉和克拉拉相会;李斯特死后不到半年,卡洛琳也病逝于罗马,和李斯特共赴黄泉。

勃拉姆斯说过:“我最好的旋律都来自克拉拉。”

李斯特说过类似的话:“我所有的欢乐都得自她。我所有的痛苦也总能在她那儿找到慰藉。”“无论我做了什么

有益的事,都必须归功于我如此热望能用妻子这个甜蜜名字称呼她的卡洛琳·维特根斯坦公爵夫人。”

听了我讲述的故事,他真的很感动。虽然岁月隔开了一百多年的时光,这些话语仍然鲜活有力,像百年银杏老树的树梢上仍然吹来那金黄色叶子的沙沙声,依然清晰而柔情似水地回荡在我们头顶蔚蓝的天空。

我无法解释这两位音乐家的故事是不是百年难遇的个案或奇迹,我只能说这个世界上虽然有许多所谓爱情仅仅为一套房子便可以断然分手,而让人丧气,甚至让人几乎失去信心,但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了真正足以让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我们之所以还能够为李斯特和勃拉姆斯的爱情感动,是因为现在这种纯属于古典的爱情已经如恐龙一般稀少和稀奇了。但是,他们毕竟曾经真实地存在过。也许,只要想想他们,面对现代露水姻缘式和物欲、情欲所泛滥着的感情,原本已经越来越不相信天长地久的事情,便不由得有点信了。

但是,远水能解近渴吗?我看见了感动过后有些狐疑的眼神。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肖复兴

我们之所以还能够为李斯特和勃拉姆斯的爱情而感动,是因为现在这种纯属于古典的爱情已经如恐龙一般稀少和稀奇了。

我有一位年轻的朋友,刚刚和他的女友告吹。他们是大学同学,毕业前夕恋爱,毕业之后同在北京打拼,同租了一间房子,小日子平安过了四年。女友提出分手,原因很简单,要我的这位朋友买套房子,却迟迟未能兑现。女友的要求就这样简单,一套房子,却难倒了男子汉,房价一个劲儿疯长,眼看着房子遥遥无期,女友不再守株待兔。分手之后,我的这位朋友才知道,女友已经另栖新枝,新枝唯一胜过他的,是